



《資治通鑑》眾生相之一 ——「小人」

● 施寬文*

《資治通鑑》「以事繫日，以日繫月，以月繫時，以時繫年」，是一部以敘述歷史事件為主的編年史巨著。雖然以事件為主，而事件的造作者是人，因此不可避免的在敘事的同時，也會敘及「事件」的製造者「人物」；《通鑑》記載了眾多的事件，同時也清晰的呈現了眾多的人物形象，史家或顯性或隱性的予以褒貶評價，以為後人效法或懲毖的榜樣。其中，有一類人物，心思陰暗，行事卑鄙，在中國歷史上被稱為「小人」者，頗值得關注。

「小人」與「君子」相對，原指低下階層的被統治者與在上位的統治者，如《論語·顏淵》：「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。」後來其義演變為人格、道德的高尚與卑下。今日多以「小人」指人格、道德卑劣者。余秋雨《山居筆記》有〈歷史的暗角——小人〉之專文，探討中外歷史上的「小人」，指出其人之行為特徵有：「喜歡在人際之間挑撥離間，破壞和諧」、「善於諂媚權勢者、對己有利者」、「習於造謠中傷、陷害其所不喜者」、「善於陽奉陰違；對上對下表裡不一」、「不擇手段，習於利用、犧牲別人

* 施寬文，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



來獲得自己所要的利益，甚至恩將仇報」、「習於落井下石；幸災樂禍」、「善於攬功諉過」、「嫉妒心非常強烈，見不得別人比他好」、「報復心強烈，很少寬恕人」¹，基本上含括了「小人」的言行與其陰暗之心思。

《資治通鑑》中的「小人」，論性別有男有女，論身分地位，則上自帝后、宰相、朝臣，下至文士、武人、走卒等等皆有之；而以供政治「資鑑」之故，每於居位者的「小人」之心思言行，多所著墨。以帝王而言，如魏文帝曹丕，因為鮑勛在其為太子時，不應其請求，秉公劾治其內弟，因此懷恨在心，及即位為帝，藉故尋隙將觸犯輕罪的鮑勛處以死罪；又因當太子時曾向其叔父曹洪借絹百匹，曹洪性吝嗇，不愜其意，因此即位後利用曹洪賓客之犯法，將其連坐而欲置以死地，因卞太后之怒責，曹洪才幸得獲生而免官、削爵（卷 70）。以帝王之尊，如此無視國家律法，而快意於微釁之私憾，公報私仇，動輒置人於死地，在歷代昏暴之君中也不多見，無怪乎史家之不齒其人，而詳載其事。

《通鑑》經常藉由「小人」的言行以巧妙的呈現其卑劣的心思。例如卷 205 所記載的朝臣杜肅、郭霸與霍獻可。武則天以佞佛之故，禁天下屠殺牲畜，張德因生兒而私下殺羊宴客，杜肅卻在宴席中暗藏了一塊羊肉薄餅，在次日上表密告，武則天賀喜張德，同時宣布：「朕禁屠宰，吉凶不預。然卿自今召客，亦須擇人。」當眾出示杜肅密表，舉朝臣工皆欲唾杜肅之面。又如郭霸欲諂媚大臣魏元忠，因其生病而前往探視，並嚐其糞便，歡喜告以：「糞甘則可憂；今苦，無傷也。」魏元忠因為厭惡其人諂諛之舉止，遇人即說此事。武則天以得位不正，為穩固政權，鼓勵告密並任以酷吏，其中著有《羅織經》教人製造冤獄、陷人於罪的來俊臣最是惡名昭彰。來俊臣誣告狄仁傑、魏元忠、裴宣禮等七人「謀反」，裴宣禮之外甥霍獻可在武則天面前要求殺其舅氏：「陛下不殺裴宣禮，臣請隕命於前」，隨即叩頭流血於地。武則天雖以恐怖政治威懾有異心者，卻非昏庸之君，因此不聽其議，而霍獻可則「常以綠帛裹其傷，微露之於

¹ 余秋雨：《山居筆記》：（臺北：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，1995），頁 362—396。



幘頭下，冀太后見之以為忠。」這些人物，其言行不外於余秋雨所指出的「報復心強烈」，如曹丕；「善於諂媚權勢者」，如郭霸；「不擇手段，習於利用、犧牲別人來獲得自己所要的利益，甚至恩將仇報」，如霍獻可、杜肅。

面對「小人」，《易經·遯卦》之「象辭」有云：「君子以遠小人，不惡而嚴。」因為「小人」之為人，為遂其私利與逞其私忿，往往不擇手段，因而妥善的方法即是戒備之、疏離之，也毋庸對其人惡聲厲色加以招惹，但在其面前須表現出端莊威嚴之態度。唐朝平定安史之亂的中興功臣郭子儀，其應對身份尚低、後來成為唐朝三大奸相之一的盧杞，頗可為後人所資鑑²。

事實上，「小人」並非特定的族群，常人修為不足，在某些境遇下，也極易有「小人」的作為，此士人立身處世所宜時時自省者。如東晉中興第一功臣王導，《通鑑》稱譽其人：「簡素寡欲，善因事就功，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。輔相三世，倉無儲穀，衣不重帛」、「性寬厚」、「輔政，每從寬恕」（卷 96）。然而，王導一生曾有令其自愧的慚德，事因晉元帝永昌元年，其族兄王敦興兵叛亂，王導曾求助於大臣周顗：「伯仁，以百口累卿！」而周顗在其面前不予理會，面見元帝後，則極言王導忠誠，不遺餘力予以營救，因此元帝未予加罪。周顗出宮後，王導在宮門前又呼之，周顗仍不與之交談，回家後則再次上表申救王導，而王導並不知情，因此心中「甚恨之」。其後，王敦攻陷首都建康，三問王導是否可以留任周顗，王導三次都未回答，因此王敦最後殺害了周顗。及王敦之亂平定後，王導查點、清理中書省的文件，才發現周顗援救自己的上表，而握表流淚：「吾雖不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，幽冥之中，負此良友！」（卷 92，晉元帝永昌元年）「性寬厚」的王導絕非「小人」，但是在私憾的蒙蔽下，未能以公心處事，以致在不知情的情況下「恩將仇報」，害死了自己的救命恩人，而成為其一生中最大的道德污點。

² 「郭子儀每見賓客，姬妾不離側。（盧）杞嘗往問疾，子儀悉屏侍妾，獨隱几待之。或問其故，子儀曰：『杞貌陋而心險，婦人輩見之必笑，他日杞得志，吾族無類矣！』」（《資治通鑑》卷 226，唐德宗建中二年）

